

docriver 文川网  
古籍书城  
入驻商家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唐〕李商隐 著

〔清〕馮浩詳注 錢振倫 錢振常箋注

# 樊南文集

〔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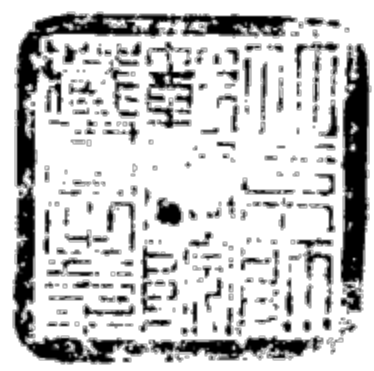
上海古籍出版社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1168824

1168824



# 樊南文集詳注卷之八

書

別令狐綯拾遺書

通典：補闕、拾遺，武太后置二官，以掌供奉諷諫，自開元以來，尤爲清

選。左右補闕各二人，內供奉者各一人，左右拾遺亦然，兩省補闕、拾遺凡十二人，左屬門下，右屬中書。按：舊書綯傳，太和四年，登進士第，釋褐弘文館校書郎。開成初，爲左拾遺，當卽轉補闕，詳年譜。唐制，遺、補爲侍臣，故秩雖卑，而體則重，此所云仕益達也。書上於開成初，誠懇之至，卻類感憤，然是時與令狐交誼未乖，而云「僕困不動」，當屬未得進士時也，豈自料其後之乖好哉。

子直足下，行日已定，昨幸得少展寫。足下去後，憮然不怡，今早垂致葛衣，書辭委曲，惻惻無已。自昔非有故舊援拔，卒然於稠人中相望，見其表，得所以類君子者，一日相從，百年見肺肝。爾來足下仕益達，僕困不動，固不能有常合而有常離。足下觀人與物，共此天地耳，錯行雜居，蟄蟄哉！不幸天能恣物之生，而不能與物慨然量其欲，牙齒者恨不得翹

羽，角者又恨不得牙齒，此意人與物略同耳。有所趨，故不能無爭，有所爭，故不能不於同中而有各異耳。足下觀此世，其同異如何哉？

兒冠出門，父翁不知其枉正；徐刊本誤作「狂直」。女笄上車，夫人不保其貞汙。此於親親，不能無異勢也。親者尙爾，則不親者，惡望其無隙哉。故近世交道，幾喪欲盡。足下與僕，於天獨何稟，當此世生而不同此世，每一會面一分散，至於慨然相執手，嘖然相感，決然相泣者，「決」，爲流行之義，故以言淚流，徐刊本作「法」，似非。敬齋古今註，「決」字，古書中無有作「決」者，俗作「決」，

誤。豈於此世有他事哉。惜此世之人，率不能如吾之所樂，而又甚懼吾之徒子立寡處。而與此世者，蹄尾紛然，蛆吾之白，擯置譏誹，襲出不意，使後日有希吾者，且懲吾困，而不能堅其守，乃捨吾而之他耳。足下知與此世者居常給於其黨何語哉？必曰，吾惡市道。史記廉

頗傳：免歸，失勢之時，故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固其理也，有何怨乎？」嗚呼，此輩眞手搔鼻齜，廣韻：齜，炮鼻也。按：亦作「齜」，南史宋前廢帝

紀，肆罵孝武爲「麟奴」。魏書，王氏世麟鼻，江東謂之「麟王」。而喉噦人之灼痕爲癩者，禮內則：不敢噦噫噫咳。

說文：噦，氣悟也。玉篇：逆氣也。論語：伯牛有疾。註曰：先儒以爲癩也。說文：惡疾也。此謂灼痕，非癩，而誤以爲癩。

市道何肯如此輩邪！

今一大賈，坐滯貨中，周禮地官廛人：凡珍異之有滯者，斂而入於膳府。鄭司農云：謂滯貨不售者。人人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往須之，甲得若干，曰：其贏若干，丙曰：吾索之；乙得若干，今刊文粹脫「于」字。曰：其贏若干，戊曰：吾索之。既與之，則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出妻子，伏臘相見有贄，男女嫁娶有問，不幸喪死有致饋，葬有臨送弔哭，今刊文粹無「哭」字。是何長者大人哉？他日甲乙俱入之不欺，則又愈得其所欲矣。迴環出入如此，是終身欲其蕃，不願其亡失口舌，拜父母益嚴，出妻子益敬，伏臘相見贄益厚，男女嫁娶問益豐，不幸喪死，饋贈臨送弔哭情益悲，是又何長者大人哉？唯是於信誓有大欺漫，然後罵而絕之，擊而逐之，訖身而勿與通也。故一市人，率少於大賈而不信者，無敢不信於大賈者。此豈可與此世交者等耶！今日赤肝腦相憐，明日衆相唾辱，皆自其時之與勢耳。時之不在，勢之移去，雖百仁義我，百忠信我，我尚不顧矣，豈不顧已，而又唾之，足下果謂文粹作「爲」。市道何如哉？

今人娶婦入門，母姑必祝之曰善相宜，白虎通：娶妻卜之相宜否。前祝曰蕃息。善相宜，先祝夫婦好合。蕃息，又祝子孫衆多也。前祝，又進祝之也，徐刊本作「則祝」，誤。後日文粹作「曰」，誤。生女子，貯

之幽房密寢，四鄰不得識，兄弟以時見，欲其好，不顧性命，卽一日可嫁去，是宜擇何如男子徐刊本有「者」字，誤。屬之邪？今山東大姓家，非能違摘天性而不如此，至其羔鷺在門，有不問賢不肖健病，而但論財貨，恣求取爲事。當其爲女子時，誰不恨，及爲母婦則亦然。彼父子男女，天性豈有大於此者耶。今尙如此，況他舍外人，燕生越養，而相望相救，抵死不相販

賣哉！紬一作「細」。而繹之，漢書谷永傳：燕見紬繹。注曰：紬繹者，引其端緒也。眞令人不愛此世，而欲狂走遠颺耳！果不知足下與僕之守，是耶非耶。

首陽之二子，文粹作「二百」，必「子」字形近而訛。史記伯夷傳：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豈斬盟津之八百，蘄求也。莊子齊物論：予惡乎知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此言甘餓死者，豈求爲興王之佐歟？徐曰：當改作「蘄」，如左傳「宋公蘄之」之意，誤矣。史記周本紀：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吾又何悔焉！千百年下，生人之權，不在富貴，而在直筆者，得有此人，足下與僕，當有所用意。其他復何云云，但當誓不羞市道，而又不爲忘其素恨之母婦耳！商隱再拜。

上崔華州書 一作「牋」。按：此是上崔龜從，非崔戎也，乃朱長孺疑「二十五」當作「三十」。

五。徐氏則力辯其必非義山作，爲編文者誤采，皆由不考定義山年齒，而又泥華州之必爲崔戎，遂致總無一合。今既辨定生年，因見義山自幼早爲戎所深知，何煩上書哉。舊書賈餗傳，太和時，凡典禮闈三歲，九年，被甘露之禍，自後當稱故相矣。開成元年十二月，紀以中書舍人崔龜從爲華州防禦使，例兼御史中丞憲銜，故有中丞閣下之稱。二年正月，紀以吏部侍郎崔郾爲宣歙觀察使，郾傳云：太和八年，權知禮部。而於郾傳云：兄弟郾、郾、郾三人知貢舉，掌銓衡，爲時名德。新書亦云：崔氏兄弟，凡爲禮部五。蓋權知禮部者，權主貢舉也，文中

崔宣州指此。若賈耽，則兩書傳中，皆不云曾主貢舉，舊書崔羣傳，於元和七、八年，雖爲禮部侍郎，但十二年同平章事，其後乃觀察宣歙，豈得僅呼崔宣州哉？然則爲餗爲龜從爲鄆審矣。開成二年，義山已得進士，此書當上於開成二年或春初，尙未得第，或得第後而未遽得官，須再試或辟舉，亦尙有獻書求知之事耳。至三年三月，龜從入爲戶侍，四年鄆入爲太常矣。

中丞閣下，愚生二十五年矣，五年誦經書，七年弄筆硯，始聞長老言，學道必求古，爲文必有師法。常悒悒不快，退自思曰：「夫所謂道，豈古所謂周公孔子者獨能邪？蓋愚與周孔俱身之耳。」以是有行道不繫今古，直揮筆爲文，不愛攘取經史，諱忌時世。百經萬書，異品殊流，又豈能意分去聲。出其下哉！

凡爲進士者五年，始爲故賈相國所憎，按：餗三典禮闈，一爲太和七年，見詩集故番禺侯，其餘當在五、六年間。義山當於六年應試，爲賈所斥，八年又爲鄆所斥，下云「居五年間」，統計太和五、六年以下也。餗於太和二年，同考制策，此不可言禮闈。明年，病不試，又明年，復爲今崔宣州所不取。居五年間，未曾衣袖文章，謁人求知，必待其恐不得識其面，恐不得讀其書，然後乃出。嗚呼，愚之道可謂強矣！可謂窮矣！寧濟其魂魄，安養其氣志，成其強，拂其窮，惟閣下可望。輒盡以舊所爲發露左右，恐其意猶未宣洩，故復有是說。某再拜。幅短而勢橫力健，不減昌黎。

與陶進士書 徐曰：陶進士不知其名，豈卽後所謂華山尉耶？按：未可定。

去一月多故，不常在，故屢辱吾子之至，皆不覩。昨又垂示東崗記等數篇，不惟其辭彩奧大，不宜爲冗慢無勢者所窺見，且又厚紙謹字，如貢大諸侯卿士及前達有文章積學者，何其禮甚厚，而所與之甚下耶！始僕小時，得劉氏六說讀之，舊書傳：劉知幾子迅，右補闕，撰六說五卷。

國史補：劉迅著六說以探聖人之旨，唯說易不成，行於代者，五篇而已，識者伏其精峻。新書劉迅傳：迅續詩、書、春秋、

禮、樂五說。嘗得其語曰：「是非繫於褒貶，不繫於賞罰；禮樂繫於有道，不繫於有司。」密記之，蓋嘗於春秋法度，聖人綱紀，久羨懷藏，不敢薄賤，聯綴比次，手書口詠，非惟求以爲己而已，亦祈以爲後來隨行者之所師稟。

已而被鄉曲所薦，入求京師，又亦思前輩達者，求，謂入京求舉也，又亦謂又將求知己也。徐刊本以「求」作「來」，以「又」作「久」，未知何本？固已有是人矣，有則吾將依之。繫鞵出門，寂莫往返，其間數年，卒無所得，私怪徐刊本誤作「祕」。之。而比有相親者曰：「子之書，宜貢於某氏某氏，可以爲子之依歸矣。」卽走往貢之，出其書，乃復有置之而不暇讀者，又有默而視之，不暇朗讀者，又有始朗讀，而中有失字壞句不見本義者，譏誚太毒。進不敢問，退不能解，默默已已，不復咨歎。故自太和七年後，雖尙應舉，除吉凶書，及人憑倩作牋啓銘表之外，不復作文。文



尙不復作，況復能學人行卷耶？唐人應舉者，卷軸所爲詩文，投之鄉大夫，謂之行卷。時獨令狐補闕最相厚，歲歲爲寫出舊文納貢院。唐時進士必先寫舊文，納貢院，不徒憑一日之短長也。既得引試，會故人夏口主舉人，時素重令狐賢明，一日見之於朝，揖曰：「八郎之友誰最善？」綯直進曰：「李商隱者。」三道而退，亦不爲薦託之辭，故夏口與及第。正深於薦託也，乃云爾哉。開成二年，高錡知貢舉，擢商隱進士第，見本傳。錡出爲鄂岳觀察使，故稱夏口公，而不稱其郡望，則是時錡尙在鄂岳也。餘詳年譜。十道志：鄂州，漢江夏郡。江夏記曰：一名夏口，沙陽、夏汭、鄂渚、釣渚，皆其名。然此時實於文章懈退，不復細意經營述作，乃命合爲夏口門人之一數耳！味此數句，其感令狐淺矣，時必已漸乖也。爾後兩應科目者，兩應科目，係他科也。通考列唐一代進士，每曰是年進士幾十幾人，諸科幾人。開成二年，有諸科三人，徐氏謂卽下博學宏詞南場試判，非也。又以應舉時，與一裴生者善，復與其挽拽，不得已而入耳。前年乃爲吏部上之中書，宏詞試於吏部，如舊書紀咸通二年，試吏部宏詞選人是也。故曰「吏部上之中書」。歸自驚笑，又復懊恨周李二學士按：周，周墀也，見代爲表。李未知何人，疑爲讓夷。舊書傳，讓夷，太和初爲右拾遺，充翰林學士，轉左補闕。三年遷職方員外郎左司郎中，充職九年，拜諫議大夫。開成元年，以本官兼知起居舍人事。二年，拜中書舍人。讓夷既先充翰林學士，則轉郎官，必如周墀之兼內職，開成時爲舍人，亦與學士同職也。以大法加我。夫所謂博學宏辭者，豈容易哉！天地之災變盡解矣，人事之興廢盡究矣，皇王之道盡識矣，聖賢之文盡知矣，而又下及蟲豸草木鬼神精魅，一物已上，莫不開會，此其可以當博學宏辭者邪？恐

猶未也。設他日或朝廷、或持權衡大臣宰相，問一事，詰一物，小若指甲，而時脫有盡不能知者，則號博學宏辭者，當其罪矣。言他人不足罪，惟舉鴻博者當之也。左傳：子孔當罪。私自恐懼，憂

若囚械，後幸有中書長者曰：「此人不堪。」抹去之。乃大快樂曰：「此後不能知東西左右，後

漢書逢萌傳：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不知方面所在。亦不畏矣。」去年入南場作判，南場謂吏部。比

於江淮選人，正得不憂長名放耳。舊書裴行儉傳：咸亨初，爲吏部侍郎，始設長名、姓歷、榜引、銓注等法，封演

聞見錄：高宗龍朔之後，以不堪任職者衆，遂出長榜，放之冬集，俗謂之長名。李肇國史補：自開元二十二年，吏部置南

院，始懸長名，以定留放。舊書李峴傳：爲荆南節度江陵尹，知江淮選補使，後又知江淮舉選，置銓洪州。新書選舉志：其

後江南、淮南、福建，大抵因歲水旱，皆遣選補使，卽選其人，而廢置不常，選法又不著。按：通典，黔中、嶺南、閩中郡縣之

官，不由吏部，以京官五品以上一人充使就補，御史一人監之，四歲一往，謂之南選，唐初制也。其後立制不一，考之唐會

要，則貞元時，停福建選補，長慶以後，每停黔、嶺選補。開成五年，嶺南節度盧鈞奏海嶠擇吏與江淮不同，嶺中往弊是南

選，今弊是北選，餘詳滎陽公舉王克明等狀。則其時閩、嶺選補久停，故此專言江淮也。又按：「南場作判」，乃吏部常例，

試判非謂拔萃也。拔萃自在尉弘農罷後，詳年譜。徐氏誤會而駁本傳之非，則轉謬矣。尋復啓與曹主，求尉於

虢。舊書本傳：釋褐，祕書省校書郎調補弘農尉。實以太夫人年高，樂近地有山水者，而又其家窮，弟

妹細累，喜得賤薪菜處相養活耳。始至官，以活獄不合人意，輒退去，將遂脫衣置笏，永夷

農牧，會今太守憐之，催去復任。新書傳：姚崇會孫合，元和中，進士及第，調武功尉，善詩，世號「姚武功」者，歷

陝統觀察使，終祕書監。按：舊書傳，崇玄孫合，餘詳年譜。陝統觀察即自領陝州刺史，故曰今太守也。姚合於開成四年

八月涖陝，而五年冬暮，又別有京兆公涖陝，見代作賀表。則此書在五年九月也。逕使不爲升斗汲汲，疲瘁低

僂耳。說文：僂，垂兒，一曰懶解，落猥切。然至於文字章句，愈怙息不敢驚張。公羊傳：僖公四年，卒怙荆。

玉篇：怙，服也，靜也。嘗自呪，願得時人曰：「此物不識字，此物不知書。」是我生獲「忠肅」之謚

也。而吾子反殷勤如此者，豈不知耶？豈有意耶？不知則可，有意則已虛矣。

然所以拳拳而不能忘者，正以往年愛華山之爲山，而有二得；通典：華州，西至京兆府百八十

里，東至弘農二百三十五里，西岳華山在焉。鄭縣有少華，華陰縣大華山，在南有潼關。始得今刊文粹脫「得」字。其

卑者朝高者，復得其揭然無附著，而又得其近而能遠。似全以華山喻己之於令狐，始居其門，今不復附

著，跡雖遠而心猶近，以爲迴護之詞，下文切磋數句尤明顯。陶進士必與令狐有相涉者，而令狐氏華原人也。思欲窮

搜極討，灑豁襟抱，始以往來番番，不遂其願。間者得李生於華郵，爲我指引巖谷，列視生

植，僅得其半。又得謝生於雲臺觀，雲臺觀在華山，觀側有莊，唐、宋說部中屢見。暮留止宿，且相與

去，愈復記熟。後又徐刊本有「復」字，非。得吾子於邑中，邑中似卽華陰縣。至其所不至者。於華

之山無恨矣，三人力耶！今李生已得第，而又爲老貴人從事；雲臺生亦顯然有聞於諸公

間；吾子之文，粲然成就如是。我不負華之山，而華之山亦將不負吾子之三人矣。以是思

得聚會，話既往探歷之勝，至於切磋善惡，分擘進趨，僕此世固不待學奴婢下人指誓神佛

而後已耳，吾子何所用意耶！

明日東去，既不得面，寓書惘惘。九月三日，弘農尉李某頓首。感述既淺，憤懣殊深，與別令狐書大異矣。

爲濮陽公與劉稹書 英華作「檄」，集作「書」，玉海引之亦作「檄」。然「檄」爲聲罪之詞，

「書」有勸戒之語，文非檄體，首尾顯然。李衛公文集有代諸節度與澤潞軍將書，玉海又引冊府元龜，武宗遣諸鎮告諭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云云，蓋上受廟謨，故可貽書誠諭，其體則書，其義同檄，故冊府作書云，而列之檄類。史記張儀傳：爲文檄告楚相。註：許慎云：檄，二尺書也。文心雕龍有云張儀檄楚書。

足下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辭。易：中心疑者其辭枝。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之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國語范文子語：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款，至於再三，誠以某與先太師相國，舊書劉悟傳：子從諫，充昭義節度使。文宗即位，進檢校司空。太和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武宗時，進司徒，卒。新書傳：武宗立，兼太子太師，卒。俱沐天光，並爲藩后，陸機詩：發跡翼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一作「門望」，非。未

至，左傳：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飯貝纒畢，綖衣莫陳。並見表與祭文。乃睽眷，睽通：詩小雅：睽睽懷顧。韓

詩作「眷眷」，大雅：乃眷西顧。箋曰：眷本又作睽。後生，遠乖先訓，遷延朝命，見桂州謝上表。迷失臣職，

不思先軫一作「穀」之忠，徐曰：左傳宣十三年，晉人討邲之敗與清之師，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盡滅其族，先穀違命

喪師，不可謂忠。疑當作「先軫」。左傳僖二十八年，晉原軫將中軍，上德也。三十三年，狄伐晉及冀，先軫免冑入狄師死

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按：英華刊本誤作「穀」，而注曰：左傳作「穀」。明是訛「軫」爲「穀」也，故直改正。將覆欒書

之族。春秋左傳：晉欒盈出奔楚，自楚適齊，齊納諸曲沃。欒盈帥曲沃之甲入絳，乘公門，范鞅用劍以帥卒，欒氏退，欒

盈奔曲沃。晉人克欒盈于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按：盈，書之孫，厲之子，皆用晉事切地。此僕隸之所

共惜，一作「惋」。兒女之所同悲。況某擁節臨戎，援一作「拔」，非。旗誓衆，後漢書隗囂傳論：隗囂援

旗糾族。南史虞寄傳：杖劍興師，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旨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

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願思苦口之言，家語：孔子曰：良藥苦於口，而利於病；忠言逆於耳，而利於行。

以定束身之計。晉書段灼傳：鄧艾被詔書，束身就縛。又王坦之傳：卒士韓悵束身自歸。此謂束身歸朝，語習見。舊

書代宗紀：田承嗣表：請束身歸朝。德宗紀：李懷光謝罪，請束身歸朝。

昔先太尉相公，常蹈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之屏，棄代

之際，人情帖然。舊書劉悟傳：悟爲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憲宗下詔誅師道，師道遣悟將兵拒魏博軍，悟未及進，馳

使召之。悟度使來必殺已，乃召諸將與謀曰：「魏博田弘正兵強，出戰必敗，不出則死。今天子所誅者，司空一人而已，悟

與公等皆爲所驅迫，何如轉危亡爲富貴。」於是以兵取郾，擒師道，斬其首以獻。擢拜悟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穆宗即位，檢校尚書右僕射，移鎮澤潞，旋以本官兼平章事。寶曆元年九月卒，贈太尉。太師相公，一作「國」。以早副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已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一作「前」。獎其象賢，仍以舊服，皆見前。舊書傳：悟請以其子從諫繼續戎事，敬宗寶曆二年，充昭義節度等使。納職貢賦，十五徐刊本誤作「五十」。餘年。於我唐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書：天難謀，命靡常。詩：天難忱斯。纔加壯室之年，禮記：三十曰壯，有室。奄有壞梁之歎。禮記：孔子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哲人其萎乎。蓋寢疾七日而歿。按：新書傳，於太和六年，前曰「從諫方年壯，思立功」，後又曰「卒年四十一」。通鑑曰：悟薨，從諫匿其喪。司馬賈直言責之曰：「爾孺子何敢如此？」若如新書，似不合稱孺子，證以此文，則新傳有舛也。主上深固義烈，是降優恩，蓋將顯足下之門，爲列藩之式，不欲劉氏有自立之帥，上黨爲辜恩。集作「姑息」之軍，李陵答蘇武書：陵雖辜恩，漢亦負德。俾之還朝，以聽後命。按：「後」字，英華作「故」，集作「復」，皆轉相誤也，今改定。舊書傳：詔積護喪歸洛，以聽朝旨，積竟叛。通鑑：上遣供奉官往諭指，積入朝，必厚加官爵。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祕不發喪，已踰一月，安而拒詔，又歷數旬。祕喪則於孝子未聞，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由茲保族，是亦坐薪言泰。漢書賈誼傳：疏曰，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火未及燃，因謂之安。巢幕云安，見上范陽公啓。智士之所寒心，史記刺客傳：鞠武曰：「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爲寒心。」索隱：凡人寒甚則心戰，恐懼亦戰，今以懼譬寒，言可爲心戰。謀夫之所

齜舌，漢書田蚡傳：韓安國謂蚡曰：「魏其必愧，杜門齜舌自殺。」說文：齜，齧也，側革切，或从乍作「齜」。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趙氏傳子」，謂成德王庭湊死，子元逵襲也。「魏氏襲侯」，謂魏博何進滔死，子重順襲，賜名弘敬也。皆舉河朔近事言之。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耳。夫事殊者趣異，勢別者跡睽，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舉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荀子儒效篇：應當時之變，若數一二。史記淮陰侯傳：蒯通曰：「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而陳之。

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節度使下皆有副使，每以其子爲之，其後卽自爲留後襲爵，史傳中習見。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相近，叔姪相近，尙非親父子也。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一作「秘」，誤。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別矣。此施之於太師，趙魏則爲繼代象賢之美；施之於足下，足下則爲自立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計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漢書吳王濞傳：發書遺諸侯曰：「寡人金錢在天下者，往往而有，非必取於吳，諸王日夜用之不能盡。」餘詳爲李貽孫啓。梁園之客，比比而來。漢書梁孝王傳：招延四方豪傑，自山東遊士莫不至。餘屢見。將倚以爲牆藩，託以爲羽翼，使之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山高則祈英華作「羝」，誤。羊自至，泉深則沈玉自來。管子：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管子注：山高淵深，興雨之祥在焉，故烹羊以祈，沉玉以祭。極，至也。按：英華作「羝

羊」，誤，今改正。「泉深」，唐人諱「淵」作「泉」。已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鬪，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淠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並見一品集序。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漢書劉向傳：昔晉有六卿，世執朝柄，終後六卿分晉。衛多君子，左傳：吳公子札適衛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孰救渡河之災。見一品集序，衛事前後稍倒，固不必拘也。此之前車，得不深鏡？漢書賈誼傳：鄙諺曰：前車覆，後車誡。史記高祖功臣表：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東觀漢記：覽照前世，紀爲鏡戒。

代憲四祖，代、德、順、憲四朝。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按：左傳注曰：中山鮮虞。國策注曰：漢中山王靖移居盧奴。後漢書郡國志：恆山在中山國上曲陽西北也。至後魏改定州。唐義武軍節度治所，建中三年置，其先則屬成德軍也，當時亦爲李惟岳所據。見紀傳。淮陽齊魯，新書藩鎮傳論引杜牧語曰：趙、魏、燕、齊，同日而起，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頓軒輊，欲相效者，往往而是。按：盧龍則朱滔，德宗建中三年反，僭稱王，改燕爲冀。成德則李寶臣，代宗大曆十年反。李惟岳，德宗建中二年反，王武俊，建中三年反，僭稱趙王。王承宗，憲宗元和五年邀赦，十一年又反。魏博則田承嗣，大曆八年反，三年僭稱魏王。齊則淄青李納承父正己作亂，與趙、魏、冀同于建中三年長至日稱王。李瀕道，元和十年連吳元濟以叛。梁則汴宋李靈曜，大曆十一年反，結田承嗣爲援。其後建中三年，淮西李希烈兼淄青節度，與李納、朱滔、田悅連和攻汴州，入之，僭卽帝位，號國曰楚。蔡則吳少誠，德宗貞元五年反，吳元濟，元和中反。吳則李錡據浙西，蜀則劉闢據西、東川，皆元和初反。或討平，或赦罪復官，或自死，俱詳史傳。此皆代、憲四朝中



事，而朱泚、李懷光之陷京師，致德宗出幸奉天，尤爲巨寇。其他反側之徒，亦尙有之。至魏博之史憲誠，鎮冀之王庭湊，唐龍之朱克融，其叛則在穆宗時，亮海之李同捷則叛於文宗時矣。連結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後漢書馬援傳：援曰：「若黠羌欲旅距。」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後漢書岑彭傳：「臣諫田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謂可逃刑；左傳：有罪不逃刑。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暗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尙書，太尉事見上。舊書李洧傳：洧，正己從父兄，正己用爲徐州刺史。正己死，子納犯宋州，洧以徐州歸順，加御史大夫，封潮陽郡王，爲徐海沂觀察使，檢校工部尙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舊書吳元濟傳：元濟，少陽長子也。先是少陽判官蘇兆、楊玄卿及其將侯惟清，嘗同爲少陽畫朝覲計。及元濟自領軍，兇狠無義，素不便兆，縊殺之，朝廷贈蘇兆以右僕射。楊玄卿先奏事在京師，得盡言經略淮西事於宰相李吉甫。楊玄卿傳：玄卿每與少陽言，諭以大義，乃爲凶黨所搆，賴節度判官蘇肇保持，故免。玄卿潛奉朝廷。元濟繼立，玄卿卽日離蔡，以賊勢盈虛條奏。玄卿妻陳氏并四男並爲元濟所殺，同圻一射塚。蘇肇以保持玄卿，亦同日遇害。玄卿後歷涇原、河陽、汴宋節度觀察，授太子太保，卒。按：「兆」、「肇」音同，故史文兩用，但兆死於賊手，引之反覺不武，而給事亦不符，疑傳刻有誤也。冊府元龜、通鑑皆作「兆」。蔡之懿親。並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銳卒。及其王師戾集作「泣」。止，我武維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忠以入。非不顧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思恩，非不懷惠，直以逆順是逼，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況足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僕固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屢見。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後漢書彭寵傳：寵發兵反，攻拔薊城，自立爲燕王。建武五年春，寵齋獨在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斬寵馳詣闕，封爲不義侯。

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皆見盧尹賀表。兵士尙強，倉儲且足，謂

得支久，謀而使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速！昔李抱真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於燕國，困

田悅於魏郊，連兵轉戰，緜歲經時，而路人夫死不敢哭，子死不敢悲，何者？李相國奉討逆

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舊書李抱真傳：德宗卽位，兼潞州長史、昭義軍節度使。建中三年，田悅

以魏博反，抱真與河東節度使馬燧，屢敗悅兵，加檢校兵部尙書。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救悅，抱真外抗羣賊，內輯軍

士，賊深憚之。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應泚，抱真以大義說王武俊，合從擊滔，大破滔於經城，

以功加檢校司空，卒，贈太保。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

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手，驅檻一作「檻」。北闕，家語：管

仲桎梏而居檻車。史記張耳傳：乃檻車膠致。漢書張耳傳：貫高乃檻車詣長安。師古曰：車而爲檻形，謂以板四周之，無

所通見。棄尸南荒。而路之人，猶老者捫胸，漢書高帝紀注：捫，摸也，音門。按：「捫胸」，猶撫膺。少者扼

腕，戰國策：樊於期偏袒扼腕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史記刺客傳作「搯腕」。又張儀傳作「搯腕」。索隱：腕，

字書作「攀」。掌後曰腕，勇者奮厲，必先以左手扼右腕也。謂朝廷不卽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

從史不義不暱，左傳：不義不暱，厚將崩。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舊書盧從史傳：從史爲

澤潞節度使李長榮大將，長榮卒，因軍情得授昭義軍節度使。前年丁父憂，朝旨未議起復，屬王士真卒，從史竊獻誅承宗計，以希上意，用是起授，委其成功。及詔下討賊，陰與承宗通謀，且誣奏諸軍與賊通，兵不可進，上深患之。護軍中尉吐

突承瓘將神策兵與之對壘，從史往往過其營博戲，上戒承瓘，俟其來博，幕下伏壯士縛之，內車中，馳以赴闕，貶驩州司

馬，子繼宗等四人，並貶嶺外，此皆以昭義舊事曉之。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續漢禮儀志：八十九十，

禮有加，賜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所以愛民也。鮫背之叟，詩：黃耇台背。箋

曰：台之言鮫也，大老則背有鮫文。疏曰：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鮫魚也。」知其本末，尙能言之。則

太行之險，固不爲勃者之守，勃舊作「悖」。英華注曰：疑作「悖」。今考「勃」與「悖」，亦有同義者，如莊子「徹志

之勃」。而勃亂、狂勃、凶勃、猖勃，皆見史書，因「勃」與「悖」古通。史、漢渤海皆作「勃」，故誤「勃」爲「悖」耳，不必改

「悖」。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其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四字一作「則何以敗名

譽」。隳家聲？司馬遷書：李陵旣生降，隳其家聲。何事捨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得一作「固」。人

心？此僕者所以對案忘飡，推枕不寢，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

況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材，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於遠近，頗有

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後漢書光武紀：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宏大度，漢書

高帝紀：常有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乖異，集作「異圖」。之說，橫議者屢興悖惡之歎，「人之多言，亦

可畏也」。誰爲來者，宜其弭之。新書傳：仇士良積怒，創言從諫志窺伺，從諫亦妄言清君側，因與朝廷猜貳。善

質易之算，歲權馬，征商人，又熬鹽貨銅鐵，畜馬高九尺獻之，武宗不納。怒殺馬，益不平。舊書武宗紀：討劉稹時，制曰：從諫因跋扈之資，恃紀綱之力，誘受亡命，妄作妖言，中罔朝廷，潛圖左道，接壤戎帥，屢奏陰謀。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姪，則致叔父於不忠，按：通鑑，從諫弟從素之子稹，而此云季父、叔父，又不符，蓋從素事，本皆誤采也。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以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南史：江淹獄中上書曰：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

又計足下旬日之前，造次爲慮，今茲追改，懼有後艱，書周官：惟克果斷，乃罔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近者李尙書祐、董常侍重質之輩，並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禮記：子思曰：「毋爲戎首。」久乃來復，尙蒙殊恩，皆受圭符，咸領旗鼓，舊書傳：李祐，本蔡州牙將，事吳元濟，自王師討淮西，祐爲行營將，每抗官軍，皆憚之。爲李愬所擒。愬知祐有膽略，厚遇之，往往帳中密語，達曙不寐。竟以祐破蔡，擒元濟，以功授神武將軍。太和初，遷檢校戶部尙書、滄德景節度使。董重質本淮西牙將，吳少誠之子壻也。爲元濟謀主。及李愬擒元濟，以書禮召重質於泗曲，乃單騎歸愬。憲宗欲殺之，愬表許以不死，請免之。尋授鹽州刺史，後歷方鎮，檢校散騎常侍，加工部尙書。不能悉數，厥徒實繁。書：實繁有徒。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按：「委」字英華作「弄」。注曰：集作「委」，「弄」字似本爲「弃」字之訛耳。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而致足下於不測，沮足下於後

至？一作「圖」。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旒以歸洛師，「龍旒」即謂

「丹旒」。秉象笏而朝魏闕，禮記：笏，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餘屢見。必當

勳庸繼代，富貴通身，無爲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

儻尙淹歸款，未整來軒，一作「轅」。戎臣鼓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左傳：晉

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衣之偏衣，佩之金玦。牙璋四馳，見代漢陽遺表。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

北。拔距投石者，數逾萬計，已見賀破奚寇表。又漢書甘延壽傳：少善騎射，爲羽林，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嘗超

踰羽林亭樓。應劭曰：投石，以石投人也。拔距，卽下超踰羽林亭樓是也。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

二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師古曰：投石，應說是也。拔距者，有人連坐相把據地，距以爲堅而能

拔取之，皆言其有手掣之力。超踰亭樓，又言其趨捷耳，非拔距也。今人猶有拔爪之戲，蓋拔距之遺法。科頭戟手

者，動以千羣，見賀破奚寇表。兼驅扼虎英華注曰：唐諱。之材官，漢書李陵傳：陵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

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高帝紀：發巴蜀材官。張晏曰：材官，騎士習射御，騎馳戰陳。仍率射

鵬之都督。漢書李廣傳：中貴人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射雕者也。」北

齊書斛律光傳：光從世宗校獵，雲表見一大鳥，光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大鵬也。邢子高歎曰：「此射鵬

手也。」當時傳號「落鵬都督」。感義則日月能駐，淮南子：魯陽公與韓戰，戰酣，日暮，援戈而麾之，日爲之反三舍。

拗憤則砂石可吞，西都賦：乃拗怒而少息。餘見獻集賢相公啓。使兵用火焚，左傳：祭仲對曰：「夫兵猶火也，弗

戢，將自焚也。」此謂火攻。史書屢見。城將一作「兼」。水灌，見一品集序。事亦屢見。魏趣邢郡，趙出洛

州，按：新書藩鎮傳：裴問守邢州，自歸成德軍。王釗守洺州，送款魏博軍。磁州將高玉，亦降成德軍。稹聞三州降，大

懼，大將郭誼、王協始謀誅稹。通鑑：李德裕曰：「昭義根本，盡在山東，三州降，上黨不日有變矣。」文亦先以怵之，故下云

「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介二大都之間，左傳：襄九年，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是古平原之地，漢書地理

志：平原郡屬青州。舊書地理志：河北道德州平原郡，隋置德州，又爲平原郡。按：與邢、洺近，詳史志。車甲

盡輸於此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北史魏宗室傳：國之資儲，惟藉河北。按：舊書志：

澤、潞屬河東道、邢、洺、磁屬河北道。杜牧上李文饒論用兵書：昭義軍糧，盡在山東，澤、潞兩州全居山內，土瘠地狹，積

穀全無，是以節度使多在邢州，名爲就糧，山東糧穀，既不可輸，山西兵士，亦必單鮮。此所謂「河北無儲」也。山東、河北

並言之也。倚山東通鑑注：昭義鎮潞州，其巡屬磁、邢、洺三州，皆在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餓一作

「殘」。殍，「兩州」，謂止澤、潞兩州也。徐刊本誤作「數州」。抗百道之奇兵，指八鎮之師。見李貽孫啓。比累卵

而未危，戰國策：君危於累卵，而不壽於朝生。漢書枚乘傳：吳王濞爲逆，乘奏書諫曰：「今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

難。」說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棋，加九雞子於其上。」公曰：「危哉！」荀息曰：「公爲

九層臺，三年不成，危甚于此。」寄孤根於何所？見彭陽公遺表。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

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按：酈生食其傳曰：杜大行之道。史記註曰：在河內野王北。漢書註曰：在河內野

王北，上黨之南。傳又曰：距蜚狐之口。史記註：如淳曰：上黨壺關也。案蜚狐在代郡西南。漢書註：如淳曰：上黨壺

關也。臣瓚曰：飛狐在代郡西南。師古曰：瓚說是。壺關無飛狐之名。今考史記孝文紀，匈奴入上郡、雲中，以令勉爲車騎將軍，軍飛狐。註曰：如淳曰：在代郡。蘇林曰：在上黨。漢書如淳曰同。水經注曰：飛狐口，蘇林據酈公之說，言在上黨，卽實非也，如淳言在代是矣。則知如淳本言在代郡，史、漢酈傳之註，當有脫誤耳。後漢書志：中山國上曲陽縣恆山在西北。注曰：自縣北行四百二十五里，恆多山坡，名飛狐口。通典、元和郡縣志：蔚州安邊郡飛狐縣，有飛狐道，酈生所言，卽此其地。漢、晉屬代郡。又按：辨飛狐者如此，然酈生皆以收取滎陽言之，據敖倉之粟，卽在滎陽；塞成皋之險，卽在汜水；守白馬之津，漢之東郡白馬縣，唐之滑州黎陽津，西南接滎陽，約三百里，若飛狐，必在代郡，則地勢獨遠矣。蓋酈生之飛狐，必卽指上黨，故蘇林據之也。卽論此時諸鎮攻討，其恆、冀之師，西南入潞，豈得取道於北之蔚州？文意專謂從河陽北入澤、潞，固取壺關之說，非取代郡之說也。大抵飛狐之名，自古有於河內相近言之者，後乃辨定耳，故詳引而細剖之。太平寰宇記引述征記曰：太行山首始於河內，北至幽州，凡百嶺巖，亘十二州之界，有八陁，第五井陘，第六飛狐陁，一名望都關。入天井之關。通典：澤州理晉城縣，縣南太行山上有天井關。按：杜牧上李相公論用兵書：河陽西北去天井關，強一百里，關隘多山，若以萬人爲壘，下窺其口。可爲此二句切證。餘已見請不敘錄將士狀。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駭樓上之梯衝。後漢書：公孫瓚告子續書曰：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喪貝躋陵，易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疏曰：貝，資貨糧用之屬，犯逆受戮，無糧而走，雖復超越陵險，必困於窮匱，不過七日，爲有司所獲矣。飛走之期既絕；見爲李貽孫啓。投戈一作「戎」，非。散地，史記淮陰侯傳：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黥布傳：兵法，諸侯戰其地爲散地。漢書音



義：謂散滅之地。王弼易略例：投戈散地，六親不能相保。註云：置兵戈於逃散之地。灰釘之望斯窮。魏志王凌傳

注：魏略曰：凌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遂自殺。宋江鄰幾雜志：楊文公談苑，說樊南集故事，灰釘，云揚雄賦，殊

非。南史徐勉傳：屬纊纊畢，灰釘已具。王楙野客叢書：劉錯注樊南序，恨不知灰釘事。僕謂出南史陳高祖九錫文。按：

「灰釘」字屢見，古人偶有未知，不足爲累。劉錯注本，今不可得，惜哉！而餘冬序錄載之，乃以劉錯爲徐錯，誤也。又引

杜篤論都賦，燔康居，灰珍奇，雄鳴鏑，釘鹿蠹，以爲談苑言商隱雕篆如此，此亦謬說。然足正江氏以爲引揚雄賦之誤。

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卽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戮，一作「晒」，非。笑。

公羊傳：季子和藥而飲，公子牙曰：「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必爲天下戮笑。」冊府元龜引戰國策魯仲連遺燕將書：壤削主

困，爲天下僂笑。今戰國策高氏，鮑氏注本「爲天下僂」，皆無「笑」字。靜言其漸，良以驚，一作「兢」。魂。

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惟鑒前代之成敗，訪歷一作「用」。事之賓僚，「寮」同。思反道敗

德之難，書：蠢茲有苗，反道敗德。念順令畏威之易。時以吉日，蹈茲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左傳：若

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勿汚路人之俗。書胤征：舊染汚俗。封帛增欵，文選古樂府：中有尺素書。註引鄭氏禮

記註曰：素，生帛也。含毫益酸，陸機文賦：或含毫而邈然。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按：雖已用兵，尙有還章上

表之約。通鑑，劉稹上表自陳，言從諫爲權倖所疾，所以不敢舉族歸朝。何弘敬亦爲之奏書。王宰亦上言，賊有意歸

附。然則諸將前後，皆有觀望，與之潛通，使非李衛公力贊廟謀，安得成此膚功哉？又按：當時用兵雖速，而不至若新書

所紀之速也。舊紀當得其實，觀此書可悟。詳年譜。成敗之舉，慎惟圖之，不宜。河陽三城節度使王

茂元頓首。

按：册府元龜將帥部傳檄類所載字之不同者，補列於左，其必誤者不錄。

懇款作「切」。此無「此」字。僕隸音旨作「啓」。之屏作「屏藩」。貢賦作「修貢」。我唐作「唐

室」。纔加作「加其」。優恩作「絲綸」。蓋將顯足下之門至以聽後命作「俾足下還朝，聽國家後

命」。已踰一月作「已當踰月」。又歷數旬至未聞脫去「胡不」。度其始英華只作「胡」，脫「不」字

徐刊本改作「故」，今已從册府改正。趙魏二侯上有「夫」字。恩威得以相抗下有「義顯事順」四字。

相近作「猶子」。此施之於太師至施之於足下作「此施之於足下」，餘脫去。足下則爲自立作「則有

自立之罪」。又計作「詳」。牆藩作「藩屏」。使之作「以」。謀取代憲作「憲代」。連結作「結

連」。戾作「莖」。止輸忠以入作「輸誠而入」。顧作「念」。密戚思作「知」。恩是逼作「迫」。

僕固無「固」字。恐支作「以」。久謀而使安作「謀其更安」。自棄何速作「遠」。昔作「昔者」，

燕國無「國」字。魏郊無「郊」字。哭悲上下句字互易。不卽作「加」。顯戮此又其無「其」字。

不足恃也。何事捨作「稽」。君命何計得作「固」。人心此僕者無「者」字。不寢作「寐」。

乖異作「異圖」。之歎作「疑」。亦可畏作「異」。也宜其作「猶宜」。弭之亦何以作「面」。

對燕趙之士旬日之前作「爰自始初」。近作「乃」。者李尙書重無「重」字。質郡作「圭」。符

英華作「郡符」，今已從册府改。而作「遂」。致沮足下於後至作「阻足下之後圖」。「沮」、「阻」通用。

富貴通作「逼」。身 軒作「轅」。鼓作「賈」。勇 出其作「於」。西北英華作「其今」，已從冊府改。

兼驅作「馳」。扼作「攬」。虎 感義則至可吞作「雷電大擊，沙石可吞」。使無「使」字。兵用 城將作

「兼」。介二大都作「介二大郡」。英華作「分」作「都」，今酌從「介」字、「都」字。此作「異」。境 既作「須」。絕

惟鑒上有「幸」字。歷作「用」。事 時作「恃」。以吉日 增款作「歎」。

按：以上諸字，已有文苑英華及徐刊本所「一作」者，然必備列，以供合校也。

爲河東公上西川相國京兆公書 此見成都文類，宋慶元五年，建安袁說友爲四川安撫

制置使兼知成都府事，集成刊行者，當必可據。合之述德抒情詩「歸期過舊歲」，則至東川

幕，卽有西川之役，大中六年冬也。若因此而謂蜀中諸詩，皆此一時所作，則必不然。辨詳年

譜及各篇下矣。余多病，不能再訂，後之能誦玉谿詩者，其細辨之。

姚熊頃時鬪毆，偶在坤維，阿安未容決平，遽詣風憲，當道頻奉臺牒，令差從事往推，去

就之間，殊爲未適。顧惟敵府，託近貴藩，雖蒙與國之恩，猶在附庸之列。仰遵教指，尙懼

尤違，書：弗永遠念天威，曰吾民罔尤違。敢遣賓僚，往專刑獄？自奉臺牒，夙夜兢惶。今謹差節度

判官李商隱侍御往，本傳檢校工部郎中，此專曰侍御，是舉憲銜稱之。以今月十八日離此。某素無材

効，早沐恩憐，獲接仁封，實惟天幸，頗希終始，以奉恩光，事大之心，朝暉是誓，其他並附李

侍御口述，伏惟照察。因阿安人控御史臺，故牒下東川，令遣官赴西川會讞也。舊書紀：大中四年，魏謩奏：諸道州府百姓詣臺訴事，多差御史，恐煩勞州縣，請令諸道觀察使幕中判官帶憲銜者委令推劾。如果推有勞，能雪冤滯，御史臺闕官，便奏用。從之。北夢瑣言：杜棕凡蒞藩鎮，未嘗斷獄，繫囚死而不問，在鳳翔洎西川繫囚，無輕無重，任其殍殍。人有從劍門拾得裏漆器文書，乃成都具獄案牘，略不垂愍。按：公移率筆，本不足存，後人拾遺得之，則又不欲棄置也。

## 箴

### 太倉箴

漢書高帝紀：七年，蕭何立太倉。通典：司農卿屬太倉署，有令三人，丞二人，掌倉廩

出納。金石錄：唐太倉箴，太和七年十月，李商隱撰，行書，無姓名。金石略：李商隱文并書，

碑出京兆府。寶刻類編：太倉箴，李商隱撰，柳公權細書，大中元年立。按：寶刻類編載永樂

大典中，不著撰人姓名，約爲南宋時人也，與金石錄不符。考舊書傳，公權名德顯官，至大中

初，轉少師。當無商隱撰、公權書之事。

險哉太倉，險若太行。見爲懷州表。彼懸車束馬，國語：齊桓公西征，至於石抗，縣車束馬，踰太行與辟

耳之谿拘夏。注曰：太行、辟耳，山名，拘夏，辟耳之谿也。三者皆險，故縣鈞其車，偪束其馬而度。爲陟高岡；此

禍胎怨府，枚乘諫吳王書：福生有基，禍生有胎。左傳：叔孫昭子曰：吾不爲怨府。起自斗量。漢書律曆志：量者，

龠、合、升、斗、斛也。無小無大，不可不防。澄陂萬頃，不廢汪汪；見爲柳珪啓。火烈人畏，左傳：子產謂子太叔曰：「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則多死焉，故寬難。」不廢剛腸。嵇康絕交書：剛腸疾惡。易若寬猛，處於中央。左傳：仲尼曰：「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

泉穀之地，漢書王陵傳：陳平曰：「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勿言容易。東方朔答客難：談何容易。貪夫徇財，賈誼鵬鳥賦：貪夫徇財兮，烈士徇名。有死無二。左傳：必報德，有死無二。御黠馬銜，家語：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不得不利。漢書張敞傳：馭黠馬者，利其銜策。下或諛我，過人之聰，是人甘言，見彭陽遺表。將欲相讐。下或誇我，秋毫必睹，是人甘言，將欲相讐。長如欲戰，莫捨強弩；「疆弩」、「勁弩」，屢見史、漢諸書。長如獲禽，左傳：射御貫則能獲禽。莫忘縛虎。見一品集序。衆人之言，有訛有真。如彼五味，有甘有辛。口自嘗取，無信他人。天生五色，有白有黑。目自別取，無爲人惑。

而況乎九門崇崇，「九門」，見禮記月令。此猶曰九重。近在牆東。天視天聽，惟明惟聰。問龠合斗斛，何以用銅？取寒暑暴露，不改六容。亦象君子，介然居中。漢書律曆志：凡律度量衡用銅者名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銅爲物之至精，不爲燥濕寒暑變其節，不爲風雨暴露改其形，介然有常，有似於士君子之行，是以用銅也。終日戰慄，猶懼或失。古逸詩：唐堯戒曰：「戰戰慄慄，日謹一日，人莫蹟於山，而蹟於堦。」

銜用何利，鍛之以清；虎用何縛，按之以明；廣韻：按，手摩物也，乃回切。又按莎，說文曰：摧也，俗作按，奴禾切。弩用何射，發之以誠。俾後來居上，見上范陽公啓。無由以生；有餘不足，無由以爭。心爲準概，何憂乎不直不平。漢書律曆志：以井水準其概。孟康曰：概欲其直，故以水平之，井水清，清則平也。各敬爾職，一乃心力。倉中水外，人馬勿食。陶母反魚，以之歎息。世說：陶公少時作魚梁吏，常以坩餼餉母，母封餼付使，反書責侃曰：「汝爲吏，以官物見餉，非惟不益，乃增吾憂也。」豈無他粟，豈無他芻。薏苡似珠，不可不虞。見祭崔承文。倉中役夫，左傳：江芊怒曰：「呼役夫！」千逕萬塗，桀黠爲炭，眊盱爲鑑。本鵬鳥賦：「天地爲鑑兮」諸句法。莊子：而眊眊盱盱，而誰與居。註曰：跋扈之貌。西京賦：眊盱跋扈。「眊」與「眊」通。應事成象，無有定一作「成」。模緣私指使，曲禮：六十曰耆，指使。慎勿以呼賓朋姻婭，詩：瑣瑣姻婭，則無廡任。或來讌話。倉中酒醴，慎勿以貫。漢書高帝紀：常從王媪，武負貫酒。師古曰：貫，賒也。海翁無機，鷗故不飛；海翁易慮，鷗乃飛去。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至者百數。其父曰：「吾聞鷗從汝遊，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是以聖人，從微至著，漢書董仲舒傳：積微至著。不遺忠恕，借借貸貸，此門先塞。須防蒼蠅，變白爲黑。見祭濠州刺史文。

嗚呼！孰慮孰圖？詩：旻天疾威，弗慮弗圖。昔在漢家，倉令淳于，致令少女，上訴無辜。陷身至是，不亦悲乎？史記：太倉公者，齊太倉長，臨菑人也，姓淳于氏，名意。文帝四年，中人上書，言意以刑罪當

docsriver 文川网  
入驻商家 古籍书城

在文川网搜索古籍书城 获取更多电子书

傳西之長安。於是少女緹縈隨父西，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切痛死者不可復生，而刑者不可復續，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刑罪。書聞，上悲其意，此歲中亦除肉刑法。敢告君子，身可殺，道不可渝。按：刺貪也。

### 傳

李賀小傳 按：長吉事蹟無多，而宋史藝文志傳記類曰：李商隱李長吉小傳五卷，是誤一爲

五也。

京兆杜牧爲李長吉集序，舊書傳：李賀字長吉，宗室鄭王之後。狀長吉之奇甚盡，世傳之。長吉

姊嫁王氏者，語長吉之事尤備。長吉細瘦，通眉，長指爪，能苦吟疾書，最先爲昌黎韓愈所

知。舊書傳：父名晉肅，以是不應進士，韓愈爲之作諱辨，賀竟不就試。所與遊者，王參元、按：文粹作「參元」，本集

濮陽公表云「季弟參元」矣。新書刊本或作「恭元」，誤也。柳子厚賀王參元失火書云：「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財，士之

好廉名者，皆畏忌，不敢道足下之善。」亦與茂元家積財相合也。柳書當爲元和十年以前永州司馬時所作，然則參元應

舉，久而不售矣。長吉姊嫁王氏者，疑即參元所娶也。書史會要工於翰墨類中有王參元。楊敬之、新書傳：楊敬之，

元和初，擢進士第，轉大理卿、檢校工部尚書、兼祭酒，卒。權璩、舊書權德輿傳：子璩，中書舍人。崔植新書傳：崔



植，長慶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爲密。每日日出，與諸公遊，未嘗得題，然後爲詩，如他人思量牽合，以及程限爲意。恆從小奚奴騎距驢，陸龜蒙笠澤叢書李賀小傳作「騎距驢」。漢書匈奴傳：奇畜則囊駝驛奚。師古曰：驛奚，距驢類。按：廣韻：距驢，獸似驢也。故用之，或作「距驢」，誤。背一古破錦囊，遇有所得，卽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一作「探」，誤。囊，出之，見所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始已耳。」上燈與食，長吉從婢取書，研墨疊紙足成之，投他囊中。非大醉及弔喪日，率如此，過亦不復省。新書賀傳，多採此文。王、楊輩時復來探取寫去。長吉往往獨騎往還京洛，所至或時有著，隨棄之，故沈子明家所餘四卷而已。舊書傳：手筆敏捷，尤長於歌篇，其文思體勢，如崇巖峭壁，萬仞崛起，當時文士從而效之，無能彷彿者。其樂府詞數十篇，至於雲韶樂工，無不諷誦。新書志：李賀集五卷。宋史志：李賀集一卷，又外集一卷。

長吉將死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當召長吉。長吉了不能讀，歛下榻叩頭，言阿嬈一作「彌」。原注：長吉學語時，呼太夫人云。廣韻：嬈，武移切，齊人呼母。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長吉獨泣，邊人按：左傳：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謂邊疆之人也，此則謂旁近之人。盡見之。少之，一無之字，誤。長吉氣絕。常所居窗中，敎敎有煙氣，聞行車嚙管之聲，太夫人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時，困學紀聞曰：天官書云，熟五斗米頃。句本於此。長吉竟死。太平廣記引宣室志：李賀卒後，夢太夫人鄭